

傷口護理 撫身心



攝影 / 王占籬

溫茱雅 臺北慈院傷口造口護理師

**A Profile of Che-Ya Wen, Wound and Ostomy Care Nurse,
Taipei Tzu Chi Hospital**

■ 文 | 臺北慈院公傳室 攝影 | 王占籬

病房裡，傷者聲嘶力竭哭喊著：「不要再弄了，好痛！」溫茱雅的心揪成一團，正撕開沾黏在傷口上紗布的手微微顫抖。撕與不撕，在茱雅腦中盤旋不到一秒的時間，手上的動作就繼續了，但更輕柔、更和緩。面對視如妹妹的傷者哀號，即便有再多的不忍，茱雅的換藥動作仍舊不敢稍有遲疑，因為時間愈長愈可能造成傷口感染。

「為八仙塵爆傷者換藥，對我們來說，是很大的挑戰。」對臺北慈院多數護理師來說，這是他們第一次遇到這樣大面積燒灼傷者，換藥過程與步驟，都需要再

學習，於是向花蓮慈院燒燙傷中心請益，並成立「換藥小組」。茱雅說：「很感恩花蓮的學姊來支援，教導我們正確的換藥 SOP（標準作業流程）。」

身為臺北慈院傷口造口護理師，大批嚴重燒燙傷患的照護，讓茱雅兩個多月來像個陀螺般轉不停；看著年輕傷者面臨突如其來意外的無助，看著一起為搶救生命而努力的學姊、學妹們，茱雅更加肯定身為護理師的使命與價值。

聽爸爸的話念護理 繞個小彎走上護理

在茱雅十歲時父親因鼻咽癌過世，「爸爸遺願是期待我能像表姊一樣，穿上白制服當護理師，他認為學護理很偉大，可以幫助很多人，是門專業技能，不怕會失業」，所以茱雅國中畢業後就去念馬偕護校。馬偕畢業後，考取護理師執照，畢業隔年考取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及元培科技大學醫事技術系，「這時家族裡已有三位表姊念護理，師長及媽媽鼓勵我不妨試試不同領域，於是選擇元培科大就讀」。憶起選擇投入護理工作的因緣，三十出頭年紀的茱雅，臉上透出聽話乖女兒的靦腆與純真。

大學畢業後，茱雅沒考上醫檢師執照，又剛好高中同學邀約，就投入護理師行列。

起先在三重佑民醫院呼吸照護病房工作，後來換到離家近的板橋中興醫院，於呼吸照護病房工作三年，又因

同體系醫師要增設病房而到恩樺醫院呼吸照護病房工作。

雖然當護理師是爸爸的想法，但十年下來，茱雅與病患成為好朋友、與學妹們互動良好，讓茱雅有「志為護理終不悔」的感受，她自信地說：「當護理師真的還不錯！」

病找上門 接受改變繼續向前

這麼多年來照顧長期依賴呼吸器及臥床的病人，病人年紀有大有小，照護這些終日只能躺在床上又無法離開醫院的病人，茱雅常替他們感到不捨，覺得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嗎？如果具備重症護理的能力，是不是會能幫助多一點病人脫離呼吸器？茱雅發現自己的工作遇到瓶頸，想著是不是該轉換



溫茱雅就讀護校時期。（溫茱雅提供）

職場，剛好從電視媒體聽到臺北慈濟醫院的一些相關報導，感覺這家醫院形象良好，而且又是區域教學醫院，應該可以讓自己的專業技能增進。於是茱雅來到臺北慈院，投入內科加護病房的護理工作。

日日如常地照護重症病患，無常卻悄悄降臨。茱雅在內科加護病房第二年，發現自己左胸有硬塊，立即請醫師檢查，確診為乳癌第二期。長期照護重症病患，茱雅對於生老病死的道理了然於心，面對自己的病痛，她泰然處之。於是隨即在院內手術治療並停職休養。

歷經七個月的治療與休養告一段落，尚在治療期的身體較難負荷加護



➤ 雖然是因為生病而轉任傷口造口護理師，溫茱雅仍然表現得讓病人信任到當她是家人一般。攝影／連志強

病房工作，所以在護理部主任的推薦下，茱雅回任工作時轉調傷口造口護理師。縱然重症護理讓茱雅很難割捨，但是她相信，當面臨需改變的時候，放棄原來的東西才能夠繼續向前進。照護塵爆傷者時，茱雅便承擔起傷口護理種子人員的重責大任，負責換藥護理師的訓練，茱雅客氣地說：「不是訓練啦，是經驗分享。」

無常的重病示現，並沒有打倒茱雅心志，反而積極地面對生活、面對護理工作；家人的鼓勵與支持，更使得茱雅有十足勇氣迎接整個癌症療程。護理師加病人的雙重身分，讓茱雅在與病人的互動上更多了分同理心，重返工作職場後茱雅一改以往執著、自我的個性，設身處地的為病人著想，體解病人的需求，希望能善用專業來幫助病人。

幫助人賺到時間 活得更有意義

擔任傷口造口護理師以來，茱雅與一位位病人建立起不可磨滅的革命情感。一位直腸癌第四期的蕭先生，他身上有永久性腸造口，自行轉院過來，並說是依廟裡求的籤詩指示來碰運氣。之前的醫師說他只剩沒幾個月可活，為了多活一些時日而來臺北慈院。

茱雅仔細評估蕭先生的腸造口是因營養狀況差，加上照護不佳，以致有造口皮膚剝離及皮膚炎問題，使得造口袋極難貼，需要利用人工敷料填補皮膚剝離處幫助癒合，再將腹部凹陷



不平整處以人工皮填補，最後才能裁剪造口袋黏貼。整個過程要花四十分鐘才完成，讓蕭先生只敢整天躺在床上，不敢下床活動，也不敢吃東西，深怕一動或一吃有解便，好不容易貼好的造口袋又滲漏。蕭先生拜託茱雅一定要每天到病房看他，就擔心一旦造口袋滲漏找不到茱雅怎麼辦。茱雅漸進式的鼓勵蕭先生下床活動，並向他保證造口袋貼得很牢靠，一有滲漏也會立刻幫他重貼。

茱雅依承諾，每天都去病房探視蕭先生，漸漸地，蕭先生的擔憂減少，常常會自行走出病房去散步，或是去買他愛吃的食物；蕭先生也會跟茱雅分享他的病況、治療，以及家庭生活和他的想法，護病關係情同家人。

蕭先生覺得自己很幸運能遇到茱雅這位護理師，「除了將腸造口照顧好之外，還常鼓勵我要離開病床，走出戶外，使我忘記自己身上的病苦，找到比治療癌症更有意義的事。」雖然後續的化療及放療，只讓腫瘤縮小一點，但蕭先生已經體悟到既然無法消滅它就與它和平共存，從整日躺在床上，到現在能常開車，也可以跟家人出門走走，他已經心滿意足。已超過原先醫師預估只能活幾個月的時間了，蕭先生說：「感覺自己像賺到一樣，賺到的時間要活得更有意義。」

解三十年病苦 病人夢中也求救

阮奶奶的雙足靜脈潰瘍已達三十年之久，小腿以下大範圍的潰瘍讓她吃



盡苦頭，雙足滲液多又臭，在家怕滲液弄溼床而不敢睡床上，只在客廳的涼椅鋪上報紙睡覺。找好幾科醫師治療過，也植皮過數次都失敗，後來因雙足靜脈潰瘍併發蜂窩性組織炎，才住進臺北慈院。阮奶奶的病況讓醫療團隊非常頭疼，除了抗生素治療外，一般常使用的換藥方式無法讓阮奶奶傷口變好，於是茱雅遍尋各專科醫師及其他資深傷口造口護理師的意見，並參考國內外文獻，發現阮奶奶連最基本的足部及傷口清潔都不曾做好過，所以每次換藥前，茱雅都會先耐心幫阮奶奶洗腳，去除雙足上的角質、皮屑，之後才換藥，綁上彈性繃帶，每次處理都要花費一個半小時的時間。

阮奶奶出院後住進護理之家，茱雅和社工師林姿瑩每周都會去探望，茱雅幫奶奶換藥，追蹤傷口變化。阮奶奶總會說她最期待見到茱雅，因為只要見到茱雅就覺得傷口會愈來愈好。阮奶奶說自從茱雅出現後，伴隨她三十年的臭腳總算洗乾淨，再也沒人嫌棄她的腳臭。阮奶奶分享了一個笑話，有一天晚上睡覺，阮奶奶夢到腳傷口潰瘍變大又變臭，居然在睡夢中喊：「茱雅，快來救救我的腳！」能成為阮奶奶心中信賴的人，茱雅感覺很開心。

照顧阮奶奶雙足將近一年半，傷口已癒合約四分之三。這一年半，茱雅使出十八般武藝，也換過各種方法護



擔任臺北慈院塵爆傷患的換藥小組組長，責任重大，但溫茱雅（中）欣然承擔。



即使非上班時間，病人有急切需要，溫茱雅也趕去協助處理。圖為茱雅為阮奶奶換藥。（溫茱雅提供）

理阮奶奶的雙足，過程難免遇到失意及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時，反倒是阮奶奶會安慰她：「妳很盡力了，我的雙足潰瘍那麼多年，能好到四分之三，真的覺得很開心。」阮奶奶還說，「已經開始計畫傷口好後，要穿著迷你裙去賣飯糰囉！」有了病人的鼓勵回饋，茱雅更堅定自己護理照護的信心。

護理病人的心 賦予護理更深層意義

林姿瑩社工師因為阮奶奶尋找社會福利資源而與茱雅逐漸熟識，初相識只知道茱雅是本院唯一的傷口護理師，在醫院裡每個樓層都有病患需要她來協助評估與照護，甚至連病患出院，茱雅還每周犧牲自己的時間去探訪，確認與照護病患的傷口。姿瑩說：「更令我感動的是，因為茱雅的用心照護，病患的傷口從各大醫院皆評估

需要截肢，而到本院後，傷口一再進步，甚至已快痊癒，連回診時醫師看見病患傷口都一再讚歎茱雅的能力及細心的照料。茱雅對每一件事、每一個細節的用心都讓我深深的敬佩與感動，我更感恩可以跟這麼優秀的傷口護理師一同共事。」

具備同理心是擔任護理師的基本精神，而將護理帶到病人的心中，茱雅覺得是護理更有價值的一面。多年照護病患，也歷經無常的示現，茱雅更能體解病人身上的病苦，「護理病人身上病苦，再護理病人的心，我覺得是做護理更深一層的意義。」茱雅感性地說：「每日受苦的人很多，雖然無法分擔病人的病痛，但如果能因我的護理而讓病人病痛減輕，甚至找到人生意義，我覺得這是做護理最美的地方。」☺